

彭

游

侯
枫



822

彭 湃

(增订本)

侯 枫

广东人民出版社

彭 湃

(增订本)

侯 枫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3.375印张 4插页 67,000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73年10月第2版

1973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数 33,101—223,100册

书号10111·425 定价0.29元



彭湃同志遺像



1919年留学日本
时的彭湃同志



1921年担任海丰县
教育局长时的彭湃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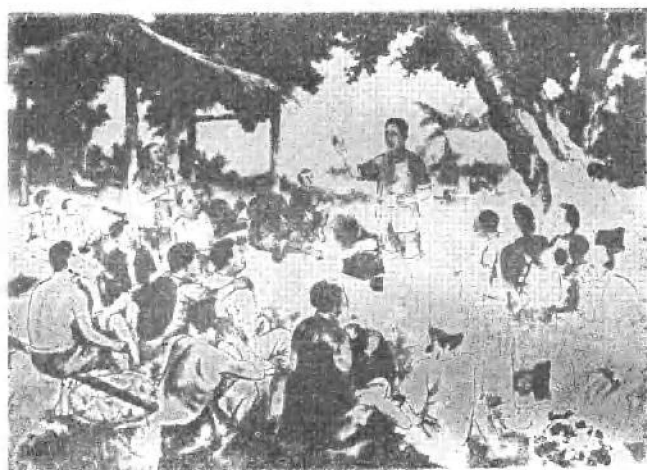
彭湃同志的故居“得趣书屋”



1921年9月于海丰创刊的《新海丰》，发表有彭湃写的《告同胞》一文



海丰龙山妈官旧址



彭湃在妈官前大榕树下向农民进行宣传（画）

廣東省農民協會
叢書之

海豐農民運動記

彭湃

第一章 海豐的農民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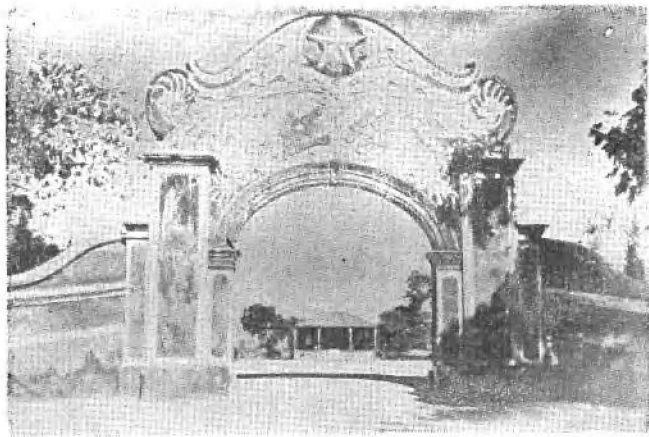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海豐農民的政治地位

一九二一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海豐的政治狀況和辛亥以後以至一九二二年已經是大不相同的地方。而自一九二二以至今，這四年間，農村的變化，我這裡所要說的就是一九二二以前三十四年間的

海豐的農民一直是屬於滿清的皇帝，官僚，紳士和地主的統治之下，農民地主紳士和官府好像是一根繩上的三股子，終

廣東省農民協會
叢書之

彭湃的著作《海丰农民运动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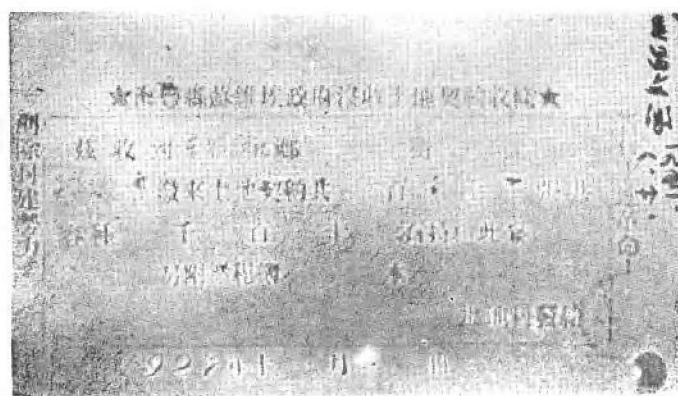
红场旧址（1956年重建时照）



1927年11月举行的海丰全县工农兵
代表大会印发的《会场特刊》



海丰县革命政权颁发的布告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没收土地契约收据



1928年2月海丰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海丰县红草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墙壁上的革命标语

—

夹在韩江与东江之间的海丰，西北面是崇山迭岭，有银瓶、莲花诸峰；东南滨海，可以看见白帆片片出没于万顷沧波之中；沿海地带丰富的水产和盐；山区栽种着松杉木材和果树；平原则盛产稻米和番薯。这是一个鱼米之乡。

从“高千仞，状若瓶，产五色奇花，上有天池，秋冬不涸，春夏瀑落如练”的银瓶山发源的龙津溪，静静地流过海丰城东一里许的地方，跨溪有一座古老的石桥，桥的东边叫做桥东社，这是彭姓聚族而居的地方。

桥东社有个叫彭名合的首户人家，在一八九六年（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添了一个男丁，这就是彭湃。他原来的学名叫汉育，去日本留学时才改用“彭湃”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乳名叫做天泉。当他在进行农民运动的时期，曾被一些豪绅、地主称为“天蛇”（因为“泉”和“蛇”为海丰话的近同音），用来骂他“恶毒”。彭湃的祖父名叫阿藩，绰号眯眼藩；父亲的名字是阿新；母亲姓周名凤，生他和汉垣、阿述及一个妹妹，还有异母兄弟阿泽

等三人，一共七人，他排行第四。这彭名合每年有一千多担租谷的收入，还有六十多间铺面出租兼经营商业，在海丰县算得是一个大户人家。

彭湃长得很俊秀，身材适中，椭圆的脸孔，有着端正的唇齿和耸直的鼻梁，两道俊眉配着一双明澈的眼睛。他从幼年起就显得聪敏：五岁的时候，能用蜡壳在地上摆出很多字来；到了七岁，已经认识了好几百个字，还能背诵不少古诗；九岁就会写春联。他的祖父常在客人面前夸奖他，说他长大了一定是个出人头地的人物，是一株光耀彭家的好苗子。

他十岁时，父亲阿新就逝世。但他父亲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恶劣的印象。那是有一次，彭湃无意中看到家里在收租的情景：一群彭家的佃户挑着租谷进来，在地主父亲的诸多挑剔和责骂下，要经过风车除净，方准过斗交租。佃户们忍着饥渴、折腾了大半天，才算完事。当彭湃看见一个年青的佃户因口渴难耐要讨点生水来喝时，他忙上前热情地倒了一碗热茶给那个佃户。他的这一举动，虽然获得佃户们的称赞，却受到了地主父亲的斥责。因此，他对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反而引起他对地主那种冷酷无情的反感。

到了十三岁读高级小学时，他的作文、书法、图画，都是名列前茅，在同学中的声望是很高的。他对于猜谜，也颇具匠心。有一天，彭湃在课室里温习功课时，有一群同学闹嚷嚷地议论着“川伸反复看”这个字谜，使他不胜其扰，遂思索一下，说：“这是一个海字。你们快去领奖品吧，别在这儿吵闹了。”同学们一轰而去；过了一会儿，果然领得奖品回来，说：“真是一个‘海’字哩！”

彭湃在十六岁（一九一二年）的时候，就和海丰县鹿境乡的蔡素屏结婚。他虽然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但他并不是消极地逃避，而是积极地帮助蔡素屏进行思想改造，使她摆脱封建的枷锁，锻炼成为一个有能力参加社会活动的新人。他和蔡素屏就是这样建立起真挚感情的。当他俩第一次别离的时候——也就是彭湃到日本去留学的时候，相约每当月明的夜晚，各自在所在的地方去望月亮，说是从月亮里可以望见心爱的人儿。所以，彭湃在东京的时候，曾有“中秋望月寄相思”的故事，风传一时，为人所乐道。

鸦片战争以后，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从一八四〇年英帝国主义经过海盗式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随后有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以至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各国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历次的侵略战争，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攫取了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内河航行、传教自由、开发矿山、修筑铁路以及设立银行、开办工厂等等特权，从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这就大大地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加以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和各个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进行着穷凶极恶的剥削和压迫，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惨酷的现实，在彭湃的心坎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加紧进行着的一九一六年间，彭湃在海丰县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活动。他团结了一批进步的青年，组织了一个“群进会”，向旧社会封建势力展开斗争。这时，海丰县的豪绅陈月波、马剑郎等，为了巴结驻军统领林干材，竟无耻地想在五坡岭^①“表忠祠”内竖立林干材的石像供祀。彭湃知道了这件事，就和陈复、陈魁亚等领导海丰的学生起来反对，并巧妙地把林干材的石像捣毁了。陈月波等讨了个没趣，只好把被打坏了的石像运到碣石去丢下海。这件事，一时传遍海丰，影响很大。彭湃成为海丰县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一七年春天，彭湃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私自离家，远到日本留学，期求学会本领，日后回来拯救祖国。彭湃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因之，一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洪流，冲击着每一个热爱祖国到中国留学生的心。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举行集会，竟遭日本警察武力干预，被捕去四十六名留学生代表。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国留学生作出了全体留日学生归国的决定。彭湃也从日本回来。他在国内搞了一段时间的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之后，再度去日本，继续在早稻田大学学习。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

① 五坡岭在海丰县北郊，是宋朝文天祥屯兵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及战而被擒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忠贞爱国，于五坡岭建立了一座“表忠祠”，上边还有一个“方饭亭”。祠内祀着文天祥像。这里有茂林修竹，曲径清幽。彭湃当年曾在此就读。

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有三千多人参加，高喊着“毋忘‘五·七’国耻！”“直接收回青岛！”“打倒军阀主义！”“保持世界和平！”等口号。当他们正要向各国驻日使馆投递《宣言》的时候，竟遭到日本的武装警察野蛮袭击，当场被捕去二十三人，被打伤的有数十人。彭湃也被打伤。他悲愤万分，回到住处后，啮指蘸血，写了“毋忘国耻”四个字，寄回家乡海丰县学生联合总会（在五坡岭海丰县立中学校内），贴在揭示板上，大大地激励着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在列宁领导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改变了世界革命的面貌。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彭湃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日益明确了革命的道路。他自觉而刻苦地进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立志献身于解放人类的壮丽事业。一九二一年，彭湃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从此成为一个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

彭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完成了学业，得到了政治经济学士的学衔。回国后，他在海丰县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社”，假座海丰县城杂货街陈姓的“绵德堂”举行成立会。参加研究社的人，有和他一道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国珍、林魁等，和海丰县立中学、蚕桑学校的部分学生，以及陈魁亚、郑志云、林道文、杨望等人，开始了海丰县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活动。

当时割据广东省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为了笼络人心和巩固地盘，捞取政治资本，聘请彭湃出来担任海丰县的教

育局长。而彭湃则想从教育着手去实现社会革命，也就答应下来了。一开始，他就发表了教育方针，反对奴化教育，主张培养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人材；同时邀请了一批思想先进的朋友——杨嗣震、李春涛、林魁、陈魁亚等人，分任县立中学、工读学校、第一小学和教育局的教职员，以便扩大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

彭湃当教育局长的時候，对那些土豪劣绅是深恶痛绝的。那些土豪劣绅来拜访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拒绝接见；还时常在里头透过门缝，端详来访者的“尊容”，拿起速写簿，画成漫画，加以讽刺。真是淋漓尽致！但是，他对待学生却非常接近而亲切，形成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

有一次，海丰县公署的“游击队”借口下乡禁止赌博，抓去几个学生，企图“敲竹杠”。有一个叫做余汉存的学生跑来找彭湃设法营救。彭湃就叫余汉存赶快回去集合同学，越多越好，去县公署向县长翁桂清请愿，要求立刻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再做道理。过了一会儿，县长果然差人来请彭湃前去向请愿的学生训话，说是学生闹事，应该由教育局负责管束。彭湃装做不知道底细，到县公署去问个明白。他和请愿的学生谈过话后，再入去对翁桂清说：“既然你说学生的事该由教育局管，那么，我就来管管。这次‘游击队’下乡去抓赌，没有抓着，却乱抓几个学生关起来，实在有辱斯文！无怪学生们要来请愿……”说得翁桂清无言可对，只好下令把抓来的几个学生释放了。从此，海丰的学生对彭湃有了进一步的認識，深感到他是真正爱护学生的人。

因为海丰县立中学的图画教员没有到职，彭湃于是到该